



旦元



紺弩著
求實出版社

目 元

著 者 紺 薊

社 版 出 實 求

1 9 4 9

元旦

定價港幣一元三角
外埠郵費另加

著者 聲 浩 軒

出版者 永實出版社

香港九龍廣東道五九八號同發

總經理 求知書店

長沙藥房中路一五五號

承印者 有利印務有限公司

香港士嘉道中一二三號

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初版

出版者 永實出版社

（以下文字模糊不清）

這里，獻給偏愛的讀者的，是一本詩集。

像許多作者一樣，我開始是寫詩的。那些詩，除了一兩首，作爲附帶的東西，存留在散文集手冊以外，都散失了。沒有什麼可惜，正是從那些東西，我才覺悟到自己不會寫詩。認爲我的詩，其實都是分行的散文。一切藝術的最高境界都是詩。我的詩既然不是詩，那就作爲散文，也不是什麼高明的物事。

有了這種覺悟，我就死心塌地寫散文。及至寫了許久的散文，我又失望於散文了。因爲有時候竟禁不住想寫詩，覺得有些東西實在不是散文所能表達。於是又偶一爲之地寫寫詩。這本集子就是那偶一爲之的結果。散文已經寫久了，生活感覺，情緒，都散文化了。寫出來的，更不是詩，不用說。

然而，當憤怒的時候，我叱罵了；當歡欣的時候，我歌唱了；它比散文更多地表達了我的感情。這一點，它在我，又真是詩；我在寫它的時候，也真是詩人。而且，我一再地讀，把它當作別人的作品讀，覺得也不算太壞，至少，不壞過於我的散文。因此我有勇氣把它當作一本詩集獻給讀者。

目 錄

論元旦·····	(一)
一九四九年在中國·····	(一六)
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	(六)
收穫的季節·····	(三)
不死的槍·····	(五)
「向偉大的行列致敬」·····	(六)
西班牙改為君主國·····	(二七)
給臭虫·····	(二二)
螢·····	(二五)
駱駝·····	(二八)

論元旦

——爲一九四九年元旦作

一、緒論

元旦，

春天的開始，

那歷史的春天，

人民的春天，

生活的春天，

感情的春天，

思想的春天！

真的元旦是餘的春天的開始，
只有真的春天才有真的元旦！

二、歷史的春天

歷史是一部書。

歷史是相飲書，

是人吃人書！

不！

歷史是強盜飲人書，

是野獸吃人書，

是一切非人飲人吃人也

是人被吃被飲書！

歷史是多的紀錄，
歷史上不曾有過春天。

真的歷史是永遠的春天，
新的歷史要從今天寫起，
今天是元旦。

三、人民的春天

翻開歷史一看，
滿紙是聖君賢臣，

慈父孝子，

貞夫節婦，

仁主義僕，

只是沒有人民。

當地震的時候，

母親可曾告訴過這樣的神話：

我們住著的這大地，

是鯢魚臥著的，

地震是鯢魚換肩。

歷史是人民臥著的，

聖君賢臣們高踞在上層，

人民被壓伏在地底，

人民是歷史的鯢魚。

現在，

鯢魚換肩了！

不！人民翻身了！

擲下肩上的重荷，

聖君賢臣們從歷史上栽倒，沉落了！

人民要自己擔負自己的歷史，
創造自己的歷史！
今天是開始的日子。

四、生活的春天

指着那無涯的田野，
菜花黃，
豆花紫，
桃花紅，
李花白，
我說：
那田野是我們的，
上面的一切是我們的，

我們耕種

收穫，

蓋倉廩，
修牧場，
挖菜窖，
築水池，
要怎麼就怎麼，

昨天以前，

它還是殺人的屠場。

祖父在那上面挨過地主的鞭巴，

父親拉去當壯丁，

母親叫討債的逼得上吊，

田野上的東西全是人家！

從今天起，

再不會跟人家種田了，

再沒有人敢打我們，

拉我們當壯丁了，
我們的女人也不會上吊了！

羅田野是我們的！

上面的東西是我們的！

是我們的！

是我們的！

殺一千句一萬句都不犯法！

犯法的是那說那不是我們的的人

我們審判他！

五、感情的春天

抱起一個路上的孩子，
要吻，就儘情地吻吧，
他不曾是地主的兒子，
因為已經沒有地主了。

向一個初見面的人，
不妨傾吐你的肺腑，
他不會是敵探。

因爲已經沒有敵人了。

肚子餓了不愁吃，

天氣冷了不愁穿，

饑餓，

寒冷，

都離開我們的世界了。

不妬嫉誰的豪富，

因爲自己並不貧窮；

也不厭惡誰的奢侈，

因爲用不着過分簡樸；

愛一切人，

愛一切物。

因爲已經沒有可憎恨的了。

告訴我：

什麼叫做憂愁？

什麼叫做悲哀？

什麼叫做苦悶？

什麼叫做煩惱？

告訴我：

什麼叫做自私？

什麼叫做貪慾？

什麼叫做嫉妒？

什麼叫做驕傲？

這些古奧的名詞，
翻遍了一部字典，
我還是沒有明白！

假如我曾經想哭，
那是哭那些過去的人民，
他們冤枉苦了一輩子，
竟不曾看見今天！

六、思想的春天

向你們宣佈：
我是馬列主義者！

「在它還是禁物的時候，
你不敢宣布；
今天，誰都願意自稱了，

你又不敢不宣布！

馬列主義不是怯弱者的信仰！」

我說：

如果早沒有宣布是錯的，

今天還不宣布是更錯的；

如果不敢不宣布是弱的，

怕人說弱而不宣布是更弱的！

不是馬列主義不是怯弱者的信仰，

是信仰它的就不再怯弱！

「我們要的是思想，

不是信仰！」

我說：

我信仰，

就因為曾經思想，

正在思想，

還要思想！

如果真思想，

——現在還裝什麼假呢？

如果敢思想，

——現在還有什麼怕呢？

遲或早，

你總會信仰馬列主義！

「總有一天，

什麼主義都會沒有，

連馬列主義也會在內。」

……